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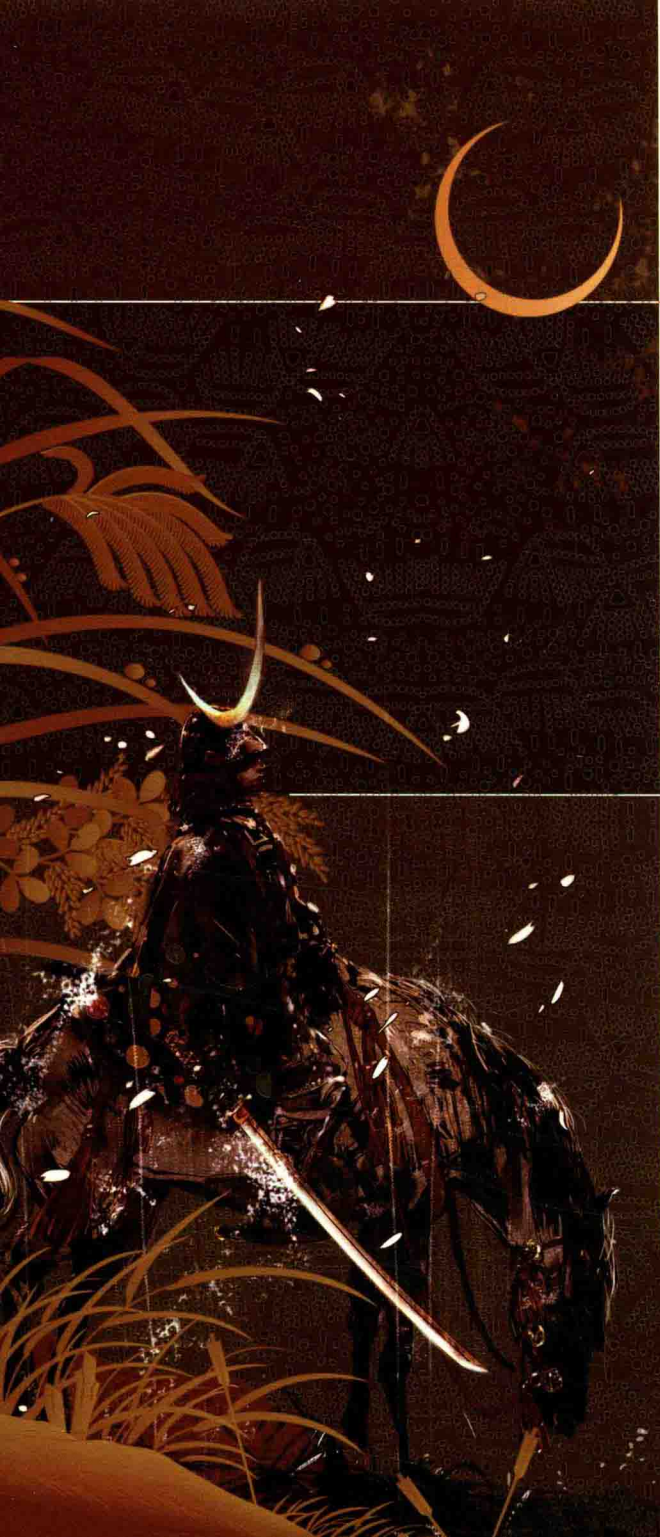
馬上人年過

【日】司馬遼太郎／著 王星星／譯

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



日本时代小说精选系列



馬上年過

[日] 司馬遼太郎 著

王星星 译



BAJO SHONEN SUGU by Ryotaro SHIBA
Copyright © 1978 by Yoko UEMURA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78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oko UEMURA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 (2015) 第 2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马上少年过 / (日) 司马辽太郎著; 王星星译.

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6.8

ISBN 978-7-229-11144-1

I. ①马… II. ①司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92118 号

马上少年过

MA SHANG SHAONIAN GUO

【日】司马辽太郎 著 王星星 译

责任编辑: 邹禾 许宁 魏雯

装帧设计: 谢颖设计工作室

封面图案设计: ESC

责任校对: 杨婧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

重庆俊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7.75 字数: 165 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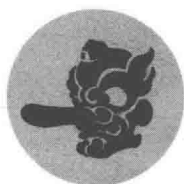
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1144-1

定价: 29.80 元

如有印装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天狗文庫

前言——写给文库版

司马辽太郎

这句话或许说来有些冒昧，一提起奥州，我就涌起一股只有自己方可体会的诗兴。

奥州自古以来就与母系制地位强势（因此也带上了猥杂）的濑户内海文化确然不同。我曾一直觉得，日本社会的深处大概还横陈着南方的母系制社会，而随着思想见识的增长，我也了解到，日本还存在着如大蛇盘踞粗梁一般岿然难撼的家父长制。家父长制成熟于江户时期，自然也存活在西日本，而我是在读《平家物语》与《太平记》中有关东国武士的章节后，方了解到了东国社会中家父长制的原像：本家的家父长管理一家老小，家父长的弟弟就相当于古代所说的仆从（下人），弟弟的儿子，儿子的儿子成为家中各司其职的随从。我断无投身这种社会的想法，只是觉得它迥异于我所了解的日本。

上古时代，东西日本以逢坂关为界。后来，东西交界改换为不破之关（关原），奈良朝初期又移至远江一带，不久后信浓以东则为东国地区，随后，关东被用来指代东国地区，作为东国的别称固定下来。对像我一样不了解关东，或是对边疆寄予了超出现实的想象的人来说，东国地区的风土活力能给人一种蓬勃明亮的



感受。比如在《万叶集》中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东歌的质朴特色。（不过江户时期之后，有四百年国都历史的江户·东京已具备其独有的文化，它们又进一步吸收国内外的地方文化，时时加以升华，自然难以与我所说的东国概念等同。）东国的余影应该留在奥州。

从东京文化的视角看东北地区时，我们常常会极其简单地以观念进行定义。东北地区的大体印象就变成“落后，乡间的象征，延续了古代农民的奸猾，与奸猾不匹配的慢性子、纯朴，因冬季的漫长与父系社会的稳固而精神压抑，旨在从压抑中解放自我的独特幽默与小小狡猾，又或是不断受天灾与政治灾难摧残的地区”等等。

自然，发生在当今东北的人类现象中，这些印象特征可能仍旧屡屡适用，然而当我们将适用于全日本的特征特意强加到东北头上时，这些特征或许才愈加鲜明。

江户幕府成立之初，本文集中《马上少年过》一篇的主人公伊达政宗拥有了六十二万石领土，少于伊达势力在战国的膨胀时期所领有的土地。政宗还废去了长子秀宗的嗣子之位，立次子忠宗为继承人。

个中理由十分简单。长子秀宗因政宗的政治考量，曾当过秀吉义子，获秀吉赐名“秀”字，住过伏见城与大阪城，是秀吉之子秀赖的玩伴。及得德川掌权后，政宗急忙改立次子忠宗为继承人，让忠宗谒见德川家康与德川秀忠，获赐秀忠名字内的“忠”字。由是长子秀宗身份尴尬，德川氏探得个中微妙，另赐秀宗伊予宇和岛十万石领土，相较建立伊达氏的别家、分家，此举更像是让秀宗另立门户。

因此，一大帮仙台人随秀宗同行，移居到了南伊予，连御用

商人也在其列。伊予文化本从属上方文化圈，唯有宇和岛融合了东国文化与母系社会文化，不管是方言还是风俗习惯都十分新鲜有趣。（顺带解释一下，这里频繁提到的，存在于西日本的“母系”并不完全与西日本的母系概念等同，只是与其大有相似。毕竟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，父系要素也充分融入其中。）

伊予宇和岛城内，有座名为天赦园的名园。从城山的西南麓直走三百米左右就到了一片平地，天赦园就在此处。它似是江户初期，经由填埋海岸附近湿地建造而来。幕末时已经退隐的第七代家主宗纪（明治二十二年病逝，时年一百）在此处建造了隐居住所，是为天赦园。在历代宇和岛伊达家家主中，他或许是唯一一个建造了这种奢华别邸的人。

天赦园是座周游式庭园，占地五千坪左右，周围树木枝繁叶茂，尤以樟树长势良好，远远望去如同绿云涌动。庭园一隅有木造的旅店，是昭和二十五年宇和岛市与伊达保存会出资建造的，昭和三十八年前后，我曾投宿于此。

我看着庭内池塘里的水菖蒲，突然想到庭园这个怪名的由来：啊，莫非是从政宗的诗中获得了灵感？我想起了“残躯天所赦”一句，却怎么都想不起来前后两句。在旅店各处查找一番后记忆终于苏醒过来。马上少年过，这句里的“少年”自然是指年轻，正处在巅峰的时期，表达了在马上度过那段时期的感慨，可与政宗的另一首诗作“四十年前少壮时”联系起来看。这句的下一句拙作也有引用，感怀自己暗中期待建功立业，心存天下，然而如今年事已高，忘却了战场上的一切，只在春风桃李中举杯。这句诗与天赦诗里那句“年纪增长是上天对自己的赦免，身体已是失去了壮志的空壳，但还是得享受当下，否则又能如何”一句就像两张同色系而浓淡不同的胶片，可以放在一处鉴赏。



在来这里之前，我还去过仙台。或许是因为仙台这个都市规模实在太太，我并未在身边感受到伊达政宗的气息，自然也没想写下自己对于政宗的感想。而在伊达家分家所在的南伊予的小城镇上，我反倒突然感受到了政宗的气息，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。正如先前提及，我所成长的风土环境与伊予相同，或许正因如此，我才能随意自在地生活在城镇一角，并因而得以感受到政宗的气息吧。突然间接触到本应与这里的风土截然不同的政宗形象，反而令我感到新鲜。

我是从诗人这个形象开始触及政宗深处的。

在政宗所处的时代，全国的战国武将中，大概无一人能作出可与政宗诗作媲美的作品（或许还包括士卒在内）。虽是好容易才出了个上杉谦信，但对剩下的大多数人来说，能写信就算极为难得了。并且政宗的诗还不是对古诗的模仿练习，他对汉诗的规则信手拈来，能自如地抒发自己的感怀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政宗一人即代表了战国时期奥州的文字文化。

沙沙阵雨 萱野之雨 无声而来 打湿身体

一说此为伊达军军歌，是政宗所作。政宗丰富的诗藻还延伸到和歌，敕撰歌集《集外歌仙》中，有几首歌据传为政宗所作。

既临逢坂关 无锁亦难过 夜半大雪起 深埋锁关户
归路且不顾 进山从何处 对月相问起 荒原武藏野

歌的形式虽与新古今和歌如出一辙，音调却足够优美。形式上的对应或许是政宗意识到和歌要入敕撰歌集，因而刻意为之

的，从政宗的性格来看，恐怕事实就是如此。读政宗作下的辞世歌，我感到它并没有受到刻意追求形式对应的限制，仍将政宗的感怀咏出了十二分：自己曾为守护得到的果实——封地而殚精竭虑，苦心经营，如今想来却不知该报以自嘲还是怜悯。

政宗的一生充满阴谋谲诈，以及繁复却易于看透的自导自演。政宗此人的复杂性就在于，他的恶并非衍生自性格里的阴暗面，而是出自一种作恶的才华，且这个人整体看来活跃开朗。如果他给人的印象是与其所作所为相称的阴郁，大概也就不会有人追随他，一直抑制他的秀吉和家康也定不会仅止于此。

这本文集中的《马上少年过》是以我在宇和岛的天赦园感受到的情感为核心，写出的对政宗作品的解读。下一次，我还想转换思想，花时间思考政宗其人。

（昭和五十三年十月）

目 录

前言——写给文库版… 1

英雄儿郎…………… 1

庆应长崎事件 …… 37

好斗草云 …… 79

马上少年过………… 105

重庵之辗转………… 137

城内怪奇………… 165

貂 皮…………… 195

译后记…………… 229

英雄儿郎

若在江户求学，当世首推古贺茶溪先生所办学塾。闻此，安政六年，十六岁的铃木虎太郎离开伊势国津，入了这家学塾。

虎太郎此人后来潜心禅宗，舍下俗世，以在俗之身先后跟随镰仓圆觉寺的宗演、京都建仁寺的默雷等人修禅，号曰“无隐”，晚年定居三重县津市乙部三十九番地，明治三十二年歿。接下来要讲的故事便多承自无隐居士的遗叙。

古贺茶溪先生乃是大名鼎鼎的古贺精里之孙，时任幕府儒官。

汉学者出身的他却罕见地亦对兰学有所涉猎，由此被任命为幕府藩书调所^①的总管。虽身为官儒，却有着洞察时势的敏锐眼光，在攘夷思想盛行的时代，他反其道而行，大力提倡“三大要务”：一、当今我国之军备唯以利用火器为先；二、当今理财之途

^① 藩书调所：江户末期幕府设立的研究教育设施，专研西洋学术，同时兼翻译外交文书之职能。



唯以通外国贸易为先；三、我国四面环海，富强上策唯以通船舶之利为先。

他将学塾命名为“久敬舍”。

各国年轻的有志之士仰慕古贺茶溪的盛名，争相进入他的学塾求学。

十六岁的无隐便是其中之一。

私塾就设在古贺的宅邸内，占地约五十坪^①。

古贺茶溪先生是幕府臣僚，身负藩书调所总管之职，因而十天都未必能亲授一次课。自然而然地，学塾内便由学监组织阅读讨论之类，初学者则跟随早先入塾的门生学习。

进行阅读讨论时，每个学生都有自己固定的坐席。坐在无隐身旁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，就私塾学生来说，他的年纪实在是过大了些。

这个人的长相令人一见便忍不住暗忖他的来历。

他的睫毛是有如胎毛般的褐色，突出的眼球深处闪着光亮。眼含异彩大概就是说的这种面相吧。

他的眼睛明明很大，有时却会眯缝成细长的一条，仿若睡着时的样子。在无隐的想象中，这或许就是明治维新后人们所说的近视。

他的鼻子也很大，鼻孔幽深，嘴巴虽够大，却紧抿得严严实实。一言以蔽之，这是一副令人臣服的长相。

他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。

然而因他相貌过于与众不同，无隐早在入塾之初便向他自报家门，试图探听一些他的事情。

^① 坪：面积单位，一坪约为3.306m²。

“我是势州^①人，大家都叫我铃木虎太郎，号无隐。我喜欢别人叫我无隐。”

听得此话，男人目不转睛地看向无隐，良久后笑了起来。他一笑，那张脸上便显出与年龄不符的可爱。

“你叫无隐啊。”

男人这么说着，似乎“十六岁，叫无隐”十分好笑一般。然而他似乎很喜欢这几句招呼，续道：“我号苍龙窟。越后国长冈人氏，名字是河井继之助。”

入塾数日后，这个男人的来历也基本浮出水面。他是一位身份显贵的长冈藩藩士。长冈藩虽藩地狭小，俸禄低微，其藩主集团却似乎颇有些来历。他看起来生活宽裕，衣着也很是华贵，并不似一般学生，就连佩刀的刀饰亦是精巧非常。

这个男人虽是地方武士，据说从前却也曾出走外地，拜入斋藤拙堂、佐久间象山门下，当时也曾久在久敬舍呆过一段时间，可算是再度回到久敬舍的“新”门生。

他的学业十分糟糕。

说是糟糕，其实倒不如说是他太沉迷于自己感兴趣的学问。

（可真是个别具一格的人。）

学塾里给学生们布下作诗的课业后，无隐便在心里这么想道。门生们需根据学塾给出的题目作诗。

这个时候，年纪堪当无隐叔辈的河井继之助便对无隐说道：“无隐。我花十六文请你吃烤红薯，你帮我作诗吧。”无隐听了十分吃惊：进入学塾不就是为了学习诗文吗，况且自己还只是个十六岁的黄毛小儿，诗文方面也仅是刚刚习完了入门级的“诗语粹

① 势州：伊势国的别名。



金”与“幼学便览”罢了。

“万万不可。要是把我作的幼稚的诗充当成你的给老师过目，你会蒙羞的。谢谢你请我吃烤红薯的一番好意，但我不能这么做。”

“你可真糊涂，”叔辈的河井继之助频频眨眼，“诗也罢，文章也罢，在这些方面的能力即便再是拙劣，也并不能就此预示出人的价值。汉学者都说擅作诗文之人便是出色的学者，世人连同他们自己皆深以为然。若果真如此，天地间又有何事能成？”

这个差生似乎对学问一词有着异于常人的定义。不得已之下，无隐替他作了诗。

有时，在无隐依靠注释阅读《三国志》时，这个差生就会感到十分惊讶：无隐这个小家伙学习起来竟丝毫不觉枯燥乏味。惊讶到最后，他问无隐：“你为何能学得如此专注？”这个问题问住了无隐，他老实地回答道：“因为我觉得学习很有趣。”听闻此言，河井便说道：“若是为有趣而读书，那倒还不如去曲艺场或戏院玩，岂不是更有趣。”无隐闻得此言，不由在心里想道：“这个人说的话倒真是特别。”

日复一日的相交中，无隐渐渐被这个差生折服，最后更唤他为老师。在这间学塾里，学生们都要从先入塾的前辈中选出人来直接指导自己。年少一辈中出类拔萃的无隐竟认这个年纪过长的差生作了老师。

这位老师极不擅长写字，学塾里对他是这样评价的：

“河井的字并非写出来的，而是刻出来的。”

无隐觉得确实如此。河井写字时似乎颇为费力，像极了木版匠刻版的姿态。明明不擅书写，他却总是乐此不疲地写字，因为他有誊抄书籍的嗜好。

在这个男人看来，须能助力自身之物方可称之为学问。

一次，河井的大腿长出肿包，微有动弹便疼痛难忍。无隐劝他：“要不休学去治疗如何？”他回道：“我这是在考验自己的学问。”似乎与肿包带来的剧痛斗争亦是学问。他曾说：“学问应为扩展自身实践能力之物。”这便是说，对诗文与古典作品的那些微末解读都可谓一无是处。

他醉心于“阳明学”的行为主义，这种思想与天宝之乱年间大盐平八郎的思想如出一辙。当时贵为官学的朱子学倡导先明理，后行为。相较于人的实际行为，它显然更侧重知识塑造。而王阳明解读的儒学则认为知行一体，知识须得指导行为，而铸就行为主体，亦即自我的便是学问。有一耳熟能详的名句便是源自王阳明所言。

“山贼易破，心贼难挡。”

这个与肿痛作斗争的越后人便是在践行阳明派所谓的“学问”吧。

他的思想倒真是独特。

学塾里的学监姓小田切，这个男人总是故作豪爽大气，真正要给钱时却无半分爽利。一日，小田切与继之助、无隐在内的八名学生去新宿前方，一片白雪皑皑的地方赏梅，大家在一家小店内喝酒。

到了结账时，小田切翻了翻钱袋，说道：“唷，我这只有二分金^①的整钱。谁有碎钱就先给了吧。”

河井立即接上话：“那就我给吧。”

他把店里的女佣叫来结酒钱，“不过，小田切，我可不会结你

① 二分金：江户时代流通的金币，两枚合一两。



的那份。”河井说道。他把小田切一人留在店里，催着其他学生一起回去了。这种行为似乎也是出自“阳明学式的批判”。

无隐渐渐对河井起了兴趣，恰好他结识了一个与河井来自同一藩的男人，便刨根问底地向那人打听河井的事情。

“不过是个不值一提的人。”这便是无隐得到的回答。

河井的家在长冈城下町的长町一丁目，入了他家正门，两旁便是些苍郁老松。河井就是在那里成长起来的。

河井的父亲对这个独生子的顽劣厌学感到心烦意乱，九岁时便让他习武。当时教他马术的是三浦治部平，教他剑术的是鬼头六左卫门，都是在藩内颇负盛名的高手。

长大后的继之助仍常言“弓马剑枪之流乃武士末技”，对其嗤之以鼻，自初学之时起便不屑于效仿师父教授的技法，坚持自成一派。马术师父三浦但有叱责，他就会回以“能驱马跑动便足矣”一句，面对剑术师父鬼头，他则会报以恶意嘲笑“剑术无非劈斩而已”。

归根结底，他生性过于自我，他所奉行的道理及学问观似乎都是为了合理地阐释自己的言行。

无隐后来曾到访长冈，拜会那些知晓继之助的人，想探听许多有关继之助的事情。然而每个人都道：“那人直到中年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地方，我们也没特别注意过他。”

无隐也曾去河井家拜访，据河井之父代右卫门、母阿贞、妻小菅所言，十八岁时的河井曾依照儒礼在庭院前设下祭坛，杀鸡滴血，他还向天起誓，说了些慷慨之言。

十六岁的无隐在久敬舍求学之时，与继之助相处的时日仅止六个月。那一年六月，继之助道：“备中松山有我赏识之人。”便离开了学塾。

无隐此后一生都未再体尝过当时的孤寂之感。临别之际，无隐问了继之助两件事。

“河井先生在此间学塾有何所得？”

“倒是读了本奇书。”

一日，继之助在书库寻书时发现了多数学者都未曾听闻过的《李忠定公集》全十二卷。越往下读便越是狂喜，他花十个月的时间誊抄下了全本。

李忠定^①乃宋末名臣。徽宗晚年，异族金人入侵，其时朝中一片议和之声，李忠定却极力主战，力证议和终致亡国。高宗时期他受到重用，无论在朝为政抑或率军出征，他都是一派勇猛强悍之势。

继之助所处的时代正是世道动乱的幕末时期。

他暗下决心：“我之一生定要如那李忠定一般。”这个男人只读合自己心意的书籍，不过似乎也再无何书能如《李忠定公集》那般令他深铭肺腑。

无隐接着又问：“学塾中跟随谁学习比较好？”

“土田衡平。”河井回道。

无隐很是惊讶。土田的学业比河井还差。他年已三十，竟仍不能阅读汉文典籍。据传土田二十五岁时去了京都，师从后来成为天诛组^②首领的藤本铁石，铁石训斥他不学无术之后，他才开始读书。土田是出羽人氏。

继之助离开江户后，无隐便向土田俯首行礼，恳请他指导自己。土田对此十分吃惊：“河井真非常人。我在学塾内从未与他共

① 李忠定：南宋名臣李纲，谥忠定。此处原文直接称呼李忠定，其实不妥。通常为表达对逝者的敬意，会称之为李忠定公。

② 天诛组：幕府末期尊皇讨幕的激进派集团。